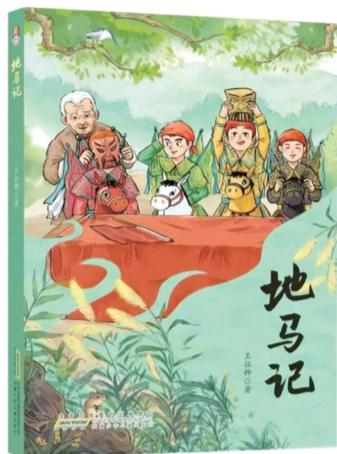


少年奇幻寻雉之旅

潇湘君子



《地马记》

王征桦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2025年5月出版

少年龙龙一家生活在山湖湾村，爷爷是地马雉戏的非遗传承人，池州雉戏是我国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戏剧之一，它沉淀了上古到近代各个历史时期诸多文化信息，至今仍保持着神秘、粗犷的原始风貌，是国家级非遗传承的代表，可如今，爷爷已是耄耋之年，村里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不仅雉戏式微，无人传承，就连用于雉戏表演的香樟木雕刻的脸子只剩下了两张，爷爷回忆，这两张脸子，还是他上世纪60年代冒险从火盆里抢出来的，要演出池州雉戏，起码要备齐32张“雉脸子”，否则，就连孩子们的“踩地马表演”，也只能用纸壳子糊就面具，哪怕腰间扎着活龙活现的竹马，走步卖力，唱腔清亮，也会让人出戏。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龙龙终于梦见了那一片盛开锦葵的地方。为寻找唯一会雕刻“雉脸子”的神秘木匠白象，少年决定趁着暑假去寻找白象居住的锦葵谷。

王征桦的长篇儿童小说《地马记》，是作家本人深耕池州文化数十年的淬炼之作，也是他首次以儿童文学为载体，融入非遗活态传承的文学样本。作家通过勇敢少年独闯锦葵谷的奇幻之旅，将雉戏的传承守护与当代少年的成长寓言，在遗失与寻回的双线结构中，紧密编织并交错完成，最终，让濒危的“地马雉”在少年的信念与执着中重焕生机。

一路之上，龙龙历尽艰辛，他受到豺狗的围攻，遭到野蜂的围剿，路遇盗贼的威胁，被不明真相的村民集体嘲笑，也得到过包括乡镇医生、雕刻师、走山考察的大学教授等许多热心人的帮助。他探险夜鹭岛，穿过梅街镇，爬到桃陂里，翻过仙寓山，沿着千百年来走过无数能人志士的古徽道，最后抵达锦葵摇曳的地方。龙龙如愿找到在这里隐居的木匠白象，寻回他集毕生心血雕刻的三十张雉脸子，得以恢复爷爷梦想中的“池州雉戏”。

龙龙寻回的三十张木雕雉脸子，不仅是传统文化的一块关键性拼图，更是打开地域精神密码的神秘钥匙。当少年终于见到这些樟木

雕刻的雉脸子，抚摸它们，戏剧人物的彪悍，凶猛，狰狞，威武，严厉，稳重，深沉，冷静，英气，狂傲，狡诈，滑稽，忠诚，正直，刚烈，和蔼，温柔，慈祥等性格，透过他的掌纹，直入内心。少年完全被这些夸张又细腻的艺术品迷住了，此时此刻，我们看见传统文化最动人的传承姿态——祖辈托付的厚重，与少年接棒的轻盈，同样坚定。这个扣人心弦的故事，不只是一部关于勇气、梦想与毅力的少年成长启示录，诠释了“孤勇者不孤”的生命真谛，还将对故乡文化与民族传统的那份深情，巧妙地融入其中。

阅读《地马记》这部长篇小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作家王征桦将少年探险经历转化为视觉艺术的能力。很明显，这部小说有着电影镜头一般流畅又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作者善用“一镜到底”的长镜头，将主人公龙龙的行走遭遇、冒险故事和心理起伏，做客观、质朴，如纪实电影般的表达。如龙龙和伙伴翠翠在山中遇险的那一段，作家就像摄影师采用手持跟拍一样，通过一个令人窒息的长镜头，来层层叠加当时的紧张气氛：从小白警惕的犬吠声，到豺狗蹲坐在岩石上傲然瞪视，从孩子紧张的呼吸声，到翠翠警告龙龙千万不要逃跑并将后背暴露在豺狗的攻击范围内，从四条豺狗形成了越来越小的包围圈，再到猎人的土铳发出一声巨响。高潮处的转折似乎已出现，但放铳人却迟迟没有露面，山野寂静，长风吹袭，这一触即发的氛围让对峙双方继续僵持，就在两个孩子汗透衣衫之时，随着第二声铳响，豺狗们开始仓皇撤退，扛着土铳的老人方才出现……而在推动故事的长镜头中，作家也没忘了将一部分高清特写镜头，给与池州雉戏的精髓部分，包括表演、剧情与雉脸子，尤其是对雉脸子的刻画，简直秋毫必现，例如被龙龙爷爷从火堆里抢出的雉戏面具，这些细节不但丰满了故事的血肉，还将池州雉戏的魅力，以近乎定格镜头的特写体现了出来。

总之，这本书以千年雉戏仪式与雉雕绝艺为叙事核心，通过30张雉脸子的找寻，串联起长江两岸的渔火，深山花境的玄秘，少年成长的契机，在无意间完成了对千年皖南文明的讴歌。它以首批国家级非遗“池州雉戏”为锚点，在一个少年的执着探险中，完成了对古老文化的星火传递，角度新，切口小，最终形成了完美的故事闭环。



绿叶对根的情意

那时青荷

故乡是一个人的生命开始的地方，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这样一个魂牵梦绕的处所，无论是置身车水马龙的街头，还是夜深人静之时，都会莫名想起。于苏长兵而言，这个地方就是束家园，一个位于安徽省枞阳县麒麟镇的村庄。那里山清水秀，风月依然，有茂竹修林，远瞰平畴，有农家小楼，袅袅炊烟，有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有勤劳善良的亲友乡邻，如梦如烟的岁月往昔……长兵老师坚定地由本心出发，深入村庄和乡土的内核，以温情细腻的笔触，展开行云流水般的叙述，进行一场自我的心灵之旅，实现一种深度的情感回归。

我们每一个人，对故乡都有着深深的眷恋和不舍。故乡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充满故事和温情的精神家园。故乡是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是永远的生命之根，承载着无比珍贵和难忘的过往。故乡是一个浓缩的世界，世界是一个辽阔的故乡。每个人的故乡，都是一部厚重的史诗，写满了命运的阴晴圆缺，蕴藏着人生的悲欢离合，交织着岁月的酸甜苦辣，诉说着淳朴的风土人情。

《故乡风月》不仅深情地追忆着故乡的旧人旧事，勾勒出故乡的诗情画意，也打撈着那些悄然流逝的光阴，见证着生命缓慢成长的过程，还深刻地诠释着我们曾经的生活，给予我们一种完美的阅读体验，为我们提供一种原生态的心灵滋养。

从“故乡风月有谁争”，到“倚月思乡月无言”，从“羁人又动故乡情”，到“却恨莺声似故山”，从“望极天涯不见家”，到“明年春水共还乡”，每一章都是对故乡诗意的素描，每一页都是对岁月深情的吟唱，无不让人沉浸其中，倍感熟悉和亲切。诚如刘为民先生在推荐序中所言：“《故乡风月》描述的绝非一个具体村落的物理存在，也非单单对思乡之情的直抒胸臆，它的可贵之处恰恰在于对乡土文化、村庄文化、农耕文化的深入思考，而这种思考对于闹市喧嚣中的我们，无疑会带来有价值、有意义的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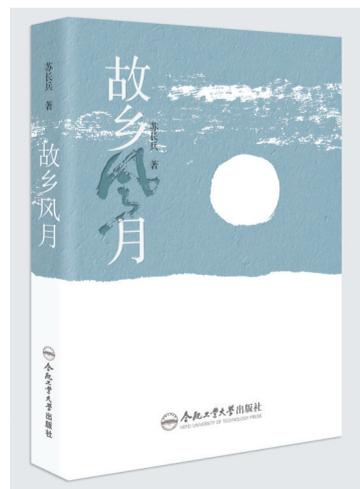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路，通向远方，连接故乡，无论走到哪里，身在何方，都无法忘却故乡这片热土，因为这里有我们的亲人、老屋和家园，有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我们生命里如影随形的印迹、刻骨铭心的挚爱和挥之不去的牵挂。年复一年的时光，可以让白云变成苍狗，让沧海换作桑田，而那往事的吉光片羽，却清晰如昨，历历在目，闪耀着动人心扉的光芒。如《城里乡下》中有这样一段的描写，读时让人热泪盈眶：“这些年，我在城里，母亲在乡下。我常年吃着母亲给我的菜籽油、花生、芝麻、南瓜、辣椒、萝卜、土豆、大蒜，一切时令的瓜果与蔬菜，我都能按时尝鲜。母亲总是找各种理由不愿意来城里住，但母亲

在乡下辛勤耕耘得来的果实，却堆满了我城里的厨房，填满了我漂泊的心房。”

如果说鲁迅笔下的绍兴、莫言笔下的高密、汪曾祺笔下的高邮、刘亮程笔下的黄沙梁，都是中国式故乡的一个个文学缩影，那么长兵笔下的束家园，也不失为中国式乡村的一种真实写照，抑或说中国式家园的一份自然呈现。这一幅幅对故乡的素描，一首首对岁月的吟唱，仿佛一股清澈的涓涓细流，从心底缓缓流淌出来；又好似一片乡间小径上的晨露，带着草木的气息和月色的清凉。所有的一切，因饱含深情而让人动容，因朴素本真而诗意悠远，如此，生命便厚重起来，也精彩起来。

我和长兵是同乡，我的故乡会官镇距离麒麟镇不远。相同的民风民俗，相近的童年时光，相似的生活经历，相通的故园情怀，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仅有种纸上还乡的精神体验，而且有种声气相求的心灵共鸣。不管是货郎的吆喝声、村庄里的年度盛宴、消逝的乡村电影，还是农家的豆酱、麒麟集上的鞋底板、外婆的黑芝麻糊、又大又甜的汤圆，抑或山芋的香甜、排子面的鲜美、父亲身上散发的烟味、门前母亲的菜园地，都是故乡的原风景，都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关于故乡和乡愁，诗人席慕容曾如是写来：“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响起。故乡的面貌却是一种模糊的怅惘，仿佛雾里的挥手别离。离别后，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在人生山长水阔的旅程中，倘若永不老去的乡愁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那作为游子的我们，从少小离家到乡音无改，从独在异乡到每逢佳节，从村庄往事到故乡风月，那生命中的一呼一吸，灵魂里的五味杂陈，心坎上的千言万语，都是生生不息的绿叶，而每一回深情地返乡，既是生命的需要，也是精神的洗礼，更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故乡风月》

苏长兵 著

合肥工业大学2025年6月出版